紅樓夢影/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影

◀上一回

第四回　王夫人含飴弄孫　史湘雲遺孤誕女

下一回▶

話說賈政自那日到家，忙著報服滿、銷假、請安、上衙門。

又有親友家請酒、送戲，一概辭謝。這日正在上房和王夫人閒坐，只見周姨娘在王夫人耳邊說了幾句。王夫人道：「快叫人接姨太太去。」賈政問：「什麼事？」王夫人說：「只怕是媳婦要添了。」賈政道：「你快去看看！」王夫人扶著小丫頭到寶釵房裡，見寶釵蛾眉緊蹙，不勝其苦，麝月攙著在地下來回的走。那收生的高姥姥坐在椅子上吃煙，見王夫人進來，他站起身來說：「太太過來了！」王夫人問道：「怎麼樣？」姥姥說：「還有會子呢。」人回：「姨太太來了。」早有僕婦們接了進來，彼此問了好，又向寶釵問道：「覺怎麼著？」寶釵勉強笑了一笑。姥姥說：「快了。」又向薛姨媽問道：「大爺家的妞兒好哇？」薛姨媽道：「這兩天變狗呢。」王夫人說：「姨太太看著他們蒸上藥，我找九合香去。」薛姨媽道：「去罷，這裡有我呢。怪冷的天，別來回的跑了，看凍著。」王夫人自去找香，才要過來，見鶯兒笑嘻嘻的進來，給王夫人請了個安說：「太太大喜，添了個哥兒。」王夫人看了看鍾，正是申初二刻，樂的扶了鶯兒就走，忙著回頭說：「快告訴老爺去！」到了這裡，薛姨媽迎著互相道喜。進屋來，見姥姥正斷臍帶。王夫人說：「好大個胖小子！」又問：「寶釵喝了定心湯沒有？」寶釵道：「才喝了白糖水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暖著些，別著涼。」又笑道：「叫寶玉來瞧瞧他兒子。」早有小丫頭們跑去把寶玉叫來，寶玉給王夫人、薛姨媽都請了安。

王夫人道：「你瞧瞧！」寶玉笑道：「我從來沒瞧見過小孩子。」姥姥道：「二爺等著罷，後頭跑著一大群呢。」說的家人都笑了，寶玉紅了臉，就往外走。王夫人道：「你回來，我告訴你，明日早起，祠堂、各長輩都要磕頭的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這是什麼規矩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頭生兒還得到你丈母娘家去呢。」薛姨媽說：「那倒不必，在這裡見過就是了。」寶玉走到王夫人耳邊說了幾句。王夫人說：「很不必，我已經叫人拾掇出西套間來了。」說著李紈、平兒、周姨娘都來道喜。姥姥把孩子裹好遞與薛姨媽說：「太太抱著罷，我洗了手就要走了。」王夫人說：「你什麼事這麼忙？」姥姥說：「太太不信，問問東大街張宅裡催了幾次了，少奶奶也是頭生兒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既是這麼著，別誤人家的事。」便叫玉釧兒拿了四兩銀給他洗手，薛姨媽也是四兩。姥姥謝了。王夫人又說：「後日早些來，等你吃麵呢。」姥姥答應著去了。這裡傳給茶房，染喜果送親友；又傳給廚房，後日預備湯餅面；又說連大太太那邊下人都有。李紈回道：「才打發人到姨媽那裡，還有三姑奶奶、史大妹妹、我三妹妹、琴妹妹各處都去送信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何苦都教人家費事？」李紈道：「大家都關切的很。姨媽和三姑奶奶兩處不必說，那三處要不告訴他們也不依我。」於是大家看著寶釵喝了粥。王夫人又叮嚀了幾句，各自散去。

次日，梳了頭就過這邊來。見寶釵在暖閣裡，頭上勒著包頭，身上披著大紅縐綢白狐肷抖篷。見王夫人進來，笑著說：「太太昨日沒乏著啊？」王夫人說：「喝了粥沒有？」寶釵說：「喝了。」王夫人問：「孩子呢？」寶釵道：「他揣著呢。」王夫人一回頭，見襲人坐在炕裡頭，懷裡揣著孩子。王夫人說：「你會嗎？」襲人笑道：「哭的怪可憐兒的，我怕他害冷。」薛姨媽說：「學著點也好。明兒自己有了才省的累人呢。」襲人把臉一紅，低下頭去。

只見李紈、平兒也都過來，又見薛家的老婆子進來，後頭有二門上的小廝挑著八個紅盒子、又抱進個紅布大包袱來。婆子都請安道喜已畢，走到王夫人跟前說：「這是我們太太送姑奶奶的，包袱裡是給哥兒的，還有兩份是兩位奶奶送姑奶奶的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何必如此費心。」又笑道：「你來的好早哇！」

薛姨媽說：「昨日晚上我就教劉家的回去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說呢，買東西也得工夫兒呀！」寶釵問婆子道：「明日奶奶們都來嗎？」婆子說：「妞兒發熱呢，大奶奶

不能來，二奶奶是准來的。」說著又有幾家送禮。

只見寶玉的乳母李嬤嬤進來，王夫人說：「你上次討藥，你們媳婦添了嗎？」嬤嬤說：「早滿了月了。」王夫人問：「養個什麼？」嬤嬤說：「又是個丫頭！」王夫人問：「貴兒幾個孩子？」嬤嬤說：「還有頭裡媳婦留下的兩個。」王夫人說：「你叫他進來，給哥兒開開口。」嬤嬤說：「什麼開口不開口的，太太的恩典，就教他奶哥兒罷。」薛姨媽說：「他進來，你們孩子呢？」嬤嬤說：「給了他嫂子了。」平兒說：「他那些還要過繼人家的？」嬤嬤說：「他的都是小廝，愛個女孩兒。」王夫人問：「平兒，你怎麼知道？」平兒說：「他就是跟大老爺的靳祿的妹子，小名兒叫香兒。」王夫人問：「當過差嗎？」嬤嬤說：「沒有。就是他媽和他哥哥在裡頭。」王夫人說：「你叫他去罷。」去了一會，就把媳婦帶來。見他身上紫繭綢棉襖套著青縐綢長背心，露著兩隻月白縐綢小袖子，細細兒的身子，鼓鼓兒的臉，高高兒鼻子，彎彎兒的眉毛，長長兒的眼睛，黑黑兒的頭髮，白白兒的皮膚，淡淡兒的擦著點脂粉。進來都請了安，王夫人問：「你今年多大了？」媳婦回道：「奴才二十三了。」又問：「你們貴兒呢？」媳婦笑著說：「三十一了。」王夫人點了點頭，便道：「你給他吃吃罷。」媳婦答應著就解開懷。薛姨媽說：「擠擠再吃。」

只聽人說：「三姑奶奶來了。」就有許多僕婦、丫頭簇擁著探春進來。見他穿著石青刻絲八團夾花皮褂，露著大紅刻絲立水袍，圍著鏤金嵌寶雙龍項圈，戴著珠釵翠鈿，越顯得霞臉雲環，真是光照四堵。大家見過禮，王夫人說：「沒見老爺呢？」探春道：「才進來的時候在廳上見了，還沒見二哥哥呢。」

便叫人請了寶玉進來，兄妹說笑了一回。只見史湘雲嬤嬤進來，寶玉就出去了。

王夫人就問：「姑奶奶好哇！」這婆子請了安，說道：「姑奶奶打發奴才來，又是道喜，又是報喜。」王夫人問：「添了嗎？是男是女？」婆子說：「昨日晚上三下鍾，添了個妞兒。」

王夫人歎道：「史大姑娘的命真苦，自幼兒沒了父母；出了嫁，姑爺倒好呢，偏又沒了；墓生兒是個哥兒也好，偏又是個妞兒！」說著傷起心來。薛姨媽道：「那姑爺是什麼病沒的？」婆子說：「姑娘過門的時候原沒病，後來因努著了，就吐血。已經治好了，誰想五月節不知怎麼又吐起來了，總沒治好，這也是姑娘的命。太太卻很疼姑娘，昨日怕他傷心，倒說什麼小廝、女孩兒只要結實就好。」薛姨媽說：「養不著好兒子還

不及女兒呢！像我那兒子，十個也跟不上這一個女孩兒。」說著眼圈兒也紅了。

李紈忙拿話岔開，就問探春：「你住幾天？」探春說：「我們太太說，教瞧著姪兒上搖車兒再回去。還聽見說，滿月的時候還要送戲呢。」王夫人說：「滿月正是燈節兒，大家都忙忙的，何苦又費心，你就該攔。」平兒說：「不知那個班子？」探春道：「不是京班，是我們姑太太家打外頭帶來的。有一出極好的燈戲，是《蟠桃會》。」「有什麼好看？」探春說：「不是常唱的那個《蟠桃會》。聽見說制這一齣戲的切末子，就是五千塊洋錢呢！」寶釵說：「你看過麼？」探春說：「這出燈戲沒看過，你瞧有一個唱《尋夢》的，倒像個熟人。」寶釵問：「像誰？」探春說：「就像那年唱《蕊珠記》的，比他還要像呢。」襲人說：「還說呢，為史大姑娘說了那麼一句話，惹的那位鬧了個夠！」李紈說：「算了，以後這些話少提罷。」襲人自知失言，幸而寶玉沒在這裡。於是大家都過王夫人那邊吃飯去了。一宿晚景不提。

次日洗三，就有邢夫人、尤氏、賈蓉妻胡氏，親戚里是李嬸娘、邢岫煙、寶琴、李綺，還有探春的婆婆周太太，寶琴的婆婆梅太太，李綺的婆婆甄太太都來看洗兒添盆，未免大家又推讓一回。今日賈政命取名叫作賈芝，芝蘭雙秀的意思。這裡眾人坐著閒談，王夫人問：「梅公子得幾時到京？」梅夫人說：「至遲二月到，好趕會試。」正說著，回進來：「珍大爺、小蓉大爺都到京了。」皆因女客在座，所以先通報一聲。眾人聽了，都往李紈那邊去了。這日賈珍進來見了邢、王二位夫人，未免悲喜交加。略說了幾句話，王夫人就叫：「歇著去罷，閒了咱們再談。」賈珍答應著退出去了。這裡王夫人又向尤氏道：「你也去張羅去罷！」於是尤氏婆媳過寧府去了。這裡眾客也有住下的，也有回去了，不知不覺的到了十二天。這日薛家送來一隻肥羊、一個搖車兒，自然應用的東西一件不少。

此時已到年底，這榮國府裡外張羅，換對子，掛門神，擦供器，掛燈籠，送年禮，免不了又有窮本家來告幫，上上下下忙個不了。不知榮國府如何過年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